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8

当代问题:探索教育方法在健康、福祉和身体方面的力量

教育

本章探讨了健康、福祉和体育教育（HW & PE)中教育方法的力量,这些方法与课程、教学和学习以及学校实施密切相关（参见图1.1）。从英格兰现行的国家体育课程中可以提炼出三个关键的历史和背景主题:健康主义;对运动的固有观念;以及对社会和文化影响因素的认识。前两个主题与行为主义哲学相关,该哲学将身体视为需要控制的对象。第三个主题则采用了建构主义方法,强调“意识”。对社会和文化影响因素的认识与整体教育,特别是体育教育的社会文化方法密切相关。本章调查了体育教育实施中存在的当代问题,揭示了在健康、福祉和体育教育中选择教育方法时保持平衡的重要性。

有研究表明,当前的健康教育受到肥胖话语的引导（Quennerstedt、Burrows 和 Maivorsdotter， 2010） ,并且“复兴了个人主义和工具主义的健康观念”（Alfrey 和 Brown， 2013,第 160 页）。例如,英国小学低年级的孩子们被告知,他们需要锻炼,否则就会变胖。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这种将身体视为一种客体的观念……

© 作者 2019 T. Lynch，
《体育与健康》， https://doi.org/10.1007/978-3-030-22266-6_8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训练给儿童、家长和学校社区带来压力,往往以牺牲运动的乐趣为代价。本章将探讨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首先从英国（英格兰)小学早期教育入手,分析其教育和健康方法;具体而言,探讨“以成绩为导向的课程及其伴随的行为主义教学方法”（Thorburn、Jess 和 Atencio， 2011,第 393 页）。这种主导性的行为主义方法揭示了英格兰国家体育课程表象之下隐藏的信息（话语）。有观点认为,此类话语在社会中普遍存在却未受到质疑,并对课程所倡导的“健康积极的生活方式”产生了不利影响（Cale 和 Harris， 2019）。

隐藏信息

英格兰东南部一些公立学校的学前班（Reception)学生收到一封信,信中称他们超重。这是因为在英国,“根据政府的全国儿童测量计划,学前班和六年级的学生都要测量身高体重,并计算身体质量指数（BMI）”（Ford， 2018）。例如,肯特社区卫生中心（NHS基金会信托)的一封信告知家长,他们的孩子根据全国儿童测量计划进行的测量结果显示,其体重超标,与其年龄、性别和身高不符。信中还指出,超重的儿童往往会成为超重的成年人（肯特郡和东萨塞克斯郡学校健康与免疫服务负责人,致家长信,2016年11月16日）。

另一个例子是,多塞特郡一名11岁的女学生黛西在收到同样的“肥胖信”后“失去了自信”,并且“感到痛苦和愤怒”。她的母亲事先并未被告知该项目,也不知道女儿会在学校被称重。黛西表示,读完信后,她觉得“因为我胖,所以我无法融入其他打板球的人”。结果,黛西开始不吃早餐,并且花了数周时间才重新开始打板球（Ford，2018）。在萨福克郡一所小学的免费暑期学校俱乐部广告中,也明显体现了对身材形象的压力。这些俱乐部被列入OneLife Suffolk网站上西萨福克郡体重管理小组的名单中。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广告上写着“为4-14岁有体重问题的儿童提供充满乐趣的俱乐部”,并且在2016/2017年,“超过200名儿童及其家人成功完成了我们的儿童体重管理计划”(One Life Suffolk, 2017)。

尽管在每种情况下,传递信息的目的可能都是好的,但教育者需要识别并解决青少年究竟接收到了哪些信息的问题。Cale 和 Harris (2019,第 11 页)指出,“一个需要重点关注的领域是教师、卫生专业人员和家长如何推广、解读和接受有关体育活动和健康的建议”。因为这些话语和意识形态并没有记录在学校课程文件中,“而是通过社会中的各种媒介进行教授和学习,通常被称为‘隐性课程’”(Lynch, 2017,第 80 页)。一个孩子因为“胖”而被免费暑期学校俱乐部录取,他会有什么感受?这个标签会对他/她的一生产生什么影响?此外,这也引出了一个问题:家长们接收到了哪些信息?例如,由于肯特社区卫生中心寄来的一封信,一位学前班孩子的母亲感到非常沮丧,并毫无必要地质疑自己的育儿能力(个人交流,2017年6月20日)。此外,黛西的母亲质疑为什么不能从整体上看待孩子的健康状况;“你没有机会说明你在家里做了什么,或者你的孩子在运动方面做了什么”(Ford, 2018)。

2012年伦敦奥运会对英格兰体育课程的国家课程规划产生了重大影响。Griggs (2015)将此现象称为“顺便一提的政策”(Dery, 1998),并进一步解释说,这种联系体现在“主流话语和修辞被推崇和允许,而人们往往并不理解其是否恰当或可能产生的影响”(Griggs, 2015,第38页)。本章通过探讨相关文献,为“恰当性”和“影响”提供了新的见解和更深入的理解。因此,可以说,目前英格兰的体育课程提倡将身体视为客体,而非关注“完整的”儿童。也就是说,体育课程深受教育和健康领域自上而下的行为主义政府方法的影响;这种方法是刻意、系统、有计划地改变行为。Leahy、O Flynn和Wright也支持这一观点,他们将课程称为一种政府行为。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集合体（2013）。因此,迫切需要平衡各种方法,最好是以包容性的社会文化方法为主导。

本章随后指出,过度重视行为主义教学方法会对许多儿童的身体发育和健康造成长期和短期的不利影响,亟需改变。在探讨英格兰国家体育课程背后的论述时,我们发现了两个关键的历史和背景主题/问题:

“健康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

体育运动真的能在小学低年级阶段培养学生的品格吗?

“健康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

纵观历史,体育教育有着不同的指导原则或目标,这些原则或目标往往受到政府或社会需求的驱动。Arthur、Beecher、Death、Dockett 和 Farmer （2015,第 429 页)将此称为该学科的哲学,“支撑实践的信念和价值观”。如前所述,历史上,体育教育受到两种哲学的影响:

1. 将身体视为客体（与教育中的行为模型/效率[自上而下]/治理/健康中的医疗模型和健康中的行为模型有关）。

2. 整体观:身体、心理、精神和福祉（Lynch & Soukup， 2016）（与过程/人本主义视角/建构主义方法/跨维度学习/社会健康模式相关）。

从将身体视为客体的角度来看,体育课的职责在于训练身体,使其成为“受控的身体,具备满足特定社会可接受的社会行为标准并在经济体系中做出生产性贡献的能力”（Kirk， 1993,第13页）。Tinning和McCuaig指出,在许多国家,这通常与体能训练有关,因为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某种公民类型的发展（2006）。人们也“认识到身体和身体活动在社会权力的行使中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Tinning、Kirk 和 Evans， 1993 年,第 79 页）。

根据林奇和苏库普（2016)的研究,许多论述都影响了“身体客体化”的哲学理念。健康主义被定义为“一种信念,即健康可以通过个人努力和自律轻松实现，而这些努力和自律主要针对调节身体的大小和形状”（克劳福德， 1980,第366页）。因此,健康问题被视为个体问题,而忽视了社会和环境因素的影响 这与医学和行为健康模式密切相关。

从本章引言中描述的情景来看,健康话语以及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健康主义”（社会中被接受的信念)都以被称为“肥胖流行病”的长期危机为基础。

> 青少年参与健康主义话语可能会受到一些好心但准备不足的教师的影响,这些教师自身对健康、体能和体育活动的看法狭隘而片面。这种情况可能导致学校在促进健康、积极的生活方式方面远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Cale & Harris, 2019, p. 13)

过去60年来,肥胖危机日益加剧,生物医学研究专家提出的这一问题被重新置于专业和学术体育文献（以及社交媒体)的语境中,以证明该学科的重要性。随后,多年来一直有人认为,肥胖危机常常在社会上引发恐慌,导致政府和媒体指责家长和学校（Gard， 2006； Gard & Wright， 2001,2005）。斯坦贝克（Steinbeck)指出,小学体育教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缺乏运动和儿童肥胖问题上（2001）。加德和赖特（Gard & Wright， 2001)警告说:对体育教育中肥胖论述的盲目接受会加剧人们对身体的焦虑;会滋生一种指责文化,剥夺人们参与体育活动的乐趣;此外,还会边缘化那些不被认为“燃烧脂肪”的体育活动;并对高等教育和中小学体育教育的研究和教学方式产生负面影响。因此，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迫切需要提高青少年在学校学习健康知识的广度、深度和相关性”（Cale & Harris， 2019 年,第 13 页）。
Gard 和 Wright (2005, p. 13) 提出，“ ‘肥胖流行病’思想的科学基础远不如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确定” ,Biddle 等人(2004)也支持这一观点,他们认为证据并不令人信服。

促进健康“受到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因为他们需要承担与公民健康相关的各项费用,尤其考虑到运动不足性疾病的影响以及研究表明体育锻炼与健康之间存在的密切关联”（Lynch， 2013,第258页）。然而,健康主义形成了一种信念,使那些不符合“运动、健身、健康”三要素的人感到内疚（Kirk & Colquhoun， 1989）。因此,外貌在健康主义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背后是对理想外貌的评判以及人们如何符合社会期望。

“就像剧本一样,身体向我们讲述了它所代表的人的故事,它们传达了一系列思想和价值观”（Kirk， 1993,第 7 页）。
健康主义与人们的道德观念和内疚感有关。
“电视节目《减肥达人》是健康主义的典型例子,它将身体与道德自律的行为联系起来,如果人们被认为缺乏自律,就会感到内疚”（Lynch， 2017,第81页）。这类信息通过所谓的“隐性课程”传递给孩子,正如本章开头提到的学前班和六年级学生的例子所示。有人认为,这种传递往往是无意的,而且在很多情况下,教师已经习以为常,甚至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些信息的存在（Lynch， 2017）。

可以说,英国国家课程鼓励健康主义,尤其是在“学习目标”中明确指出：“体育课应为学生提供机会,让他们以一种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方式建立身体自信”（英国教育部， 2013,第1页）。正如本文引言中讨论的案例所示,这种体育课程的后果之一是,学前班和六年级的学生开始担心肥胖,被贴上超重的标签,甚至有校长允许学校里成立“胖子俱乐部” 。

随后,教师和学校领导需要接受相关教育。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了解各种意识形态的存在,并知道如何以恰当的方式应对它们。

针对肥胖危机,加德警告说,教师们的一些应对措施,例如前文提到的那些不良案例,表明他们缺乏专业思考,甚至可能违反职业道德。此类做法不太可能对人口肥胖或健康水平产生任何“可察觉的影响” （2006,第79页）。目前英格兰的体育国家课程被描述为“以表现为主导的课程,并伴有行为主义倾向的教学方法”（索伯恩等人， 2011,第393页）。此前的一份国家课程草案声称采用整体方法,并恰如其分地命名为“理解身体发育、健康和福祉”，但随着2010年政府换届而被废弃。

体育运动在小学低年级阶段能培养孩子的品格吗?

如前所述,英格兰现行的国家体育课程受到了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影响。奥运会闭幕后,首相戴维·卡梅伦发表声明称:“任何新的国家体育课程都将要求所有小学生参加足球、篮网球和曲棍球等竞技性团队运动”（Griggs， 2015,第38页）。Griggs指出,该课程将体育置于主导地位（2015）,并且“对比赛,尤其是竞技团队的日益重视,如今已渗透到小学一年级” （ 2015,第40页）。

这些细节表明,最新的课程可能助长了诸如体育、性别歧视和精英主义等话语和意识形态,因此需要教育工作者加以识别和应对。此外,如果教师培训中相关教育不足,那么这些意识形态很可能在儿童很小的时候就对其产生影响。不幸的是,这令人担忧,因为格里格斯指出,英国小学体育课的教学效果不佳（2012）,从而增加了这些意识形态滋生的机会。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在解读英格兰小学一年级体育课程大纲时,课程目标表明,培养出的公民理想是奥运冠军:他们“受到启发”,渴望“在竞技体育和其他高强度体能活动中取得成功和卓越成就”(英国教育部, 2013,第1页)。然而,这种理想存在的问题在于,对大多数男孩女孩来说并不现实,因此也造成了排斥现象。

科恩阐明道,“竞争的结构旨在产生一位冠军和众多失败者” (1992,第109页)。正如本章引言中分享的案例所示,不幸的是,许多孩子在开始小学一年级课程之前,就已经被反复灌输失败的概念。

这份国家课程大纲就是一个体育话语的例子,它“形成了一些关于体育教育和运动的固有观念,但这些观念并非总是正确的”(Lynch, 2017,第82页)。此外,国家课程大纲的“学习目标”还指出,“参与体育运动和其他活动的机会能够塑造品格,并有助于培养公平和尊重等价值观”(教育部, 2013,第1页)。教育工作者应该对这些说法提出质疑,而不是盲目接受。

鉴于目前教师准备和体育教学基础设施方面存在的问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14),期望所有在校儿童都能在竞技体育中取得优异成绩是否现实?参与体育运动是否能培养每个孩子的品格?公平和尊重是否能为所有儿童带来益处?性别歧视、精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在这一论述中处于什么位置,又该如何应对?

正如英格兰国家体育课程“学习目的”所强调的那样,体育运动是体育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人们常常误以为体育课仅仅是体育运动。这会让低年级的教育者感到困惑,因为儿童的运动控制能力尚未发育成熟,无法将多种运动技能与比赛规则和策略结合起来。

以学习阅读为例,让孩子玩复杂的游戏就像用小说来教幼儿拼读一样 这不符合他们的发展阶段。

关于体育运动和体育课的课程描述,例如英国课程中体育课学习目标部分所列的描述,都是一些假设。虽然有些孩子可能通过体育运动获得这些结果,但对许多孩子来说,这些描述与他们的实际经历相矛盾,而教师教学的局限性更加剧了这种矛盾。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教育。简而言之,这些观点并非基于研究证据。希基指出,关于体育运动的常见假设包括:

·通过参与体育运动,人们自然而然地会培养出对健康生活方式的积极态度; ·友谊、团队合作、分享与协作是无可争议的参与的迹象;
·如果你愿意努力工作并做出必要的牺牲,你就能实现你的目标; ·男孩和女孩应享有平等的机会和认可(1995 年,第 5 页)。

这些假设是理想状态,可以通过高质量的体育教学实施来提升,因为“研究目的”指的是高质量的体育课程。更重要的是,高质量的教师能够有效地实施这些课程(Lynch, 2005, 2016,2017; Lynch & Soukup, 2017)。

然而,如前所述,有观点认为体育作为一门学科可能存在脆弱性(Tinning、Macdonald、Wright 和 Hickey, 2001)。在英国,高质量的体育教育备受争议,因为有大量文献表明,大多数教师缺乏教授体育的准备(Griggs, 2012,2015; Lynch, 2015; Lynch 和 Soukup, 2017)。文献指出,“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高质量体育教育五大支柱中的第一项 ‘教师教育、供给和发展’方面,英国似乎并未取得进展”(Lynch 和 Soukup, 2017,第 8 页)。此外,体育课通常由体育教练教授,既不需要教师资格,也不需要合格的教师(Blair 和 Capel, 2011; Carney 和 Howells, 2008; Smith, 2013)。

这进一步强化了科恩对国家体育课程预设假设的批判。相反,“竞争会拖垮我们,摧毁我们的心理,毒害我们的人际关系,并干扰我们的表现”(科恩, 1992,第114页)。科恩将体育运动和竞争的倡导置于“将身体视为客体”的体育理念框架内,这种理念与为特定类型的公民进行身体训练密切相关:

> 换句话说,体育运动不仅仅塑造性格;它塑造的正是对社会体系最有益的那种性格。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 从我们社会（和经济）体系的受益者和掌控者的角度来看 也就是说
> 让人们彼此视为竞争对手是有益的。 （1992，第85页）

他断言，并非所有孩子都喜欢竞争，并将竞技体育称为“失败工厂”，它不仅淘汰了“不好的孩子”，也让许多“好孩子”失去了兴趣（1992）。这一论点尤其引人关注，因为2015年威尔士一项涉及近1000所学校的11万名威尔士学生的调查发现，“让体育运动和身体活动变得有趣，对于提高儿童和青少年的参与度至关重要”（威尔士体育协会， 2015）。

或许科恩反对竞争的观点能引起英国儿童的共鸣，因为文献证实，英国的体育课未能有效激发学生在校期间的体育兴趣，也未能鼓励他们在校外积极参与体育活动（Griggs & Ward, 2012; James & Brophy, 2019; Sandford & Rich, 2006）。英国文化、媒体和体育部（2016）开展了一项名为“参与”（Taking Part）的英格兰全境调查，研究了5至10岁儿童参与体育运动的情况。2015/2016年度的调查结果（1096名参与者）显示，2016年7月，“与2008/09年度或2014/15年度相比，各年龄组（5-15岁、5-10岁或11-15岁）儿童参与体育运动的比例均未发生显著变化”。这表明，英格兰新的体育国家课程以及政府向英格兰体育协会拨款10亿英镑用于基层体育运动，并未带来任何改善（英国广播公司[BBC]， 2017）。基于这些最新发现，我们认为有必要且及时地采用一种全新的、整体性的体育教育方法。建议在学校早期阶段，运用整体性的社会文化方法来解决不受欢迎的意识形态问题 本书多次提及此观点，并在第九章进行了详细探讨。

文献回顾表明，体育课多年来有着不同的目的，而这些目的都源于政府或社会的需求。目前，英国国家体育课程的制定是为了培养奥运冠军和年轻的竞技运动员。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深入分析表明，无论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它都可能违背其“健康积极的生活方式”的目标。这引发了一些教育方面的疑问，例如，四岁儿童可能会接收到哪些潜在的隐性信息？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小学一年级的孩子接收到的信息会对孩子的“全面”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本章旨在平衡英国国家体育课程中所呈现的观点。为此,本章建议教育者应意识到影响体育和运动的现有社会文化因素。需要识别各种话语和意识形态;应阐明这些话语的立场或背景需求,以及其不良方面。儿童是话语和意识形态的被动接受者;因此,需要从小学阶段就开始培养他们对自身选择的意识。社会文化方法要求教师接受相关培训,了解这些因素以及如何最好地应对它们。

简而言之,英格兰体育课程的国家课程在设计和实施方面可以而且需要改进。Cale 和 Harris (2019, p. 13) 也支持这一观点:

> 尤其是在体育课上,学习应该挑战许多青少年(以及教师)对健康、体能和体育活动的狭隘认知、误解和错误观念。要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可能需要开发替代方法,无论是在职前教师教育中,还是在与健康体育教学法相关的专业发展中。

学前班的孩子们应该享受运动的乐趣,因为这是他们的天性,教师应该利用这一点来促进他们在各个领域的学习。他们不应该因为害怕变胖而锻炼,也不应该因为达不到成年人对“健康”的期望而感到内疚。将孩子归类为超重是错误的,学校领导不应该允许这种情况在学校发生。因此,建议英国国家体育课程采用全球范围内推行的建构主义、整体性社会文化方法,这种方法强调身心合一的理念:身体、心理、精神和福祉。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参考

Alfrey, L., & Brown, T. (2013). 健康素养与澳大利亚健康与体育教育课程:权宜之计还是赋权过程?亚太健康、运动与体育教育杂志,4 （2） ,159-173。

Arthur, L., Beecher, B., Death, E., Dockett, S., & Farmer, S. (2015).幼儿教育机构的规划与设计（第6版）。南墨尔本,维多利亚州:Cengage Learning。

Biddle, SJ, Gorely, T., Marshall, SJ, Murdey, I., & Cameron, N. (2004)。青少年身体活动与久坐行为:问题与争议。皇家健康促进学会杂志,124 （1） ,29-33。https ://doi.org/10.1177/146642400312400110 。

Blair, R., & Capel, S. (2011). 小学体育教育、教练和继续专业发展。体育、教育与社会,16 (4), 485–505。

英国广播公司（BBC）。（2017）。奥运遗产： 2012 年之后投入的 10 亿英镑是否让更多人参与了体育运动?检索自http://www.bbc.com/news/uk-england-40817063 。

Cale, L. 和 Harris, J. (2019)。在学校推广积极的生活方式。香槟市，IL:Human Kinetics。

Carney, P. 和 Howells, K. (2008)。小学体育教育专家。体育教育要事， 3(3),3-4。

Crawford, R. (1980). 健康主义与日常生活的医疗化。国际健康服务杂志,10,365-389 。

英国文化、媒体和体育部。(2016)。 《2015/16年度儿童参与报告》。伦敦:英国国家统计局。检索自https://www.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539029/Taking_Part_2015_16_Child_Report_-_FINAL.pdf 。访问日期:2019年1月26日。

英国教育部 (DfE)。(2013)。英格兰国家课程:体育教育学习计划。检索自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national-curriculum-in-england-physical-education-programmes-of-study/national-curriculum-in-england-physical-education-programmes-of-study 。访问日期:2019 年 1 月 26 日。

Dery, D. (1998). 顺便一提的政策:当政策是其他决策的附带结果时政策。 《公共政策杂志》,18,163-176 。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Ford, E. (2018). 多塞特郡女学生因收到一封肥胖信而“失去自信”。检索自https://www.bbc.com/news/av/uk-england-dorset-42993144/dorset-schoolgirl-lost-confidence-after-fat-letter。

Gard, M. (2006). 健康与体育教育与“肥胖流行”。载于 R. Tinning、L. McCuaig 和 Lisahunter (编),《澳大利亚学校的健康与体育教育》 （第 78-87 页）。新南威尔士州弗伦奇斯福里斯特:皮尔逊出版社。

Gard, M., & Wright, J. (2001). 管理不确定性:风险社会中的肥胖话语和体育教育。哲学与教育研究，20(6),535–549。

Gard, M. 和 Wright, J. (2005)。肥胖流行:科学、道德和意识形态。伦敦:Routledge出版社。

格里格斯,G.（编）。（2012）。小学体育教育导论。伦敦:劳特利奇出版社。

Griggs, G. (2015).理解小学体育教育。伦敦:Routledge。

Griggs, G., & Ward, G. (2012). 英国的体育教育:脱节与重建。课程杂志,23,207–229。https : //doi.org/10.1080/09585176.2012.678500 。

Hickey, C. (1995). 体育教育可以算是体育教育吗？ ACHPER 健康生活方式杂志， 42(3),4-7。

James, M. 和 Brophy, S. (2019)。学校是开展体育活动项目的关键场所 以下是如何让这些项目发挥作用。 《对话》。摘自https://theconversation.com/schools-are-a-crucial-place-for-physical-activity-programmes-heres-how-to-make-them-work-110215。

Kirk, D. (1993).身体教育与文化:专著。吉朗,维多利亚州:迪肯大学出版社。

Kirk, D. 和 Colquhoun, D. (1989)。健康主义与体育教育。英国教育社会学杂志,10,417-434 。

科恩,A.（1992）。无竞争:反对竞争的案例。波士顿,马萨诸塞州:霍顿出版社。米夫林。

Leahy, D., O Flynn, G., & Wright, J. (2013). 健康与体育教育中批判性“批判性探究”的提议。亚太健康、运动与体育教育杂志,4 (2),175-187。

Lynch, T. (2005)。对布里斯班三所天主教小学引入昆士兰州 1999 年健康与体育教育 (HPE) 课程大纲及政策发展情况的学校反应评估（未发表的博士论文）,澳大利亚天主教大学,澳大利亚。检索自https://researchbank.acu.edu.au/theses/128/ 。

Lynch, T. (2013). 小学健康与体育教师:补充讨论。澳大利亚健康与体育理事会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教育与娱乐（ACHPER)积极健康杂志， 20（3/4），10-12。https ://doi.org/10.13140/2.1.2889.6644。

Lynch, T. (2015). 健康与体育教育 (HPE):在小学中的实施。国际教育研究杂志， 70(c),88–100。https ://doi.org/10.1016/j.ijer.2015.02.003。

Lynch,T. (2016).健康、福祉和体育教育的未来:通过本地和全球社区伙伴关系优化儿童的健康和福祉。伦敦: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https ://doi.org/10.1007/978-3-319-31667-3。

Lynch, T. (2017). 体育教育:通过运动和运动技能发展儿童的健康和福祉。载于 S. Garvis 和 D. Pendergast (编),儿童健康与福祉（第 2 版,第 77-94 页）。墨尔本,维多利亚州:剑桥出版社。

Lynch, T., & Soukup, GJ (2016). “体育教育”、“健康与体育教育”、“体能素养”和“健康素养”:全球术语混乱。Cogent Education, 3(1), 1217-820。https ://doi.org/10.1080/2331186X.2016.1217820 。

Lynch, T. 和 Soukup, GJ (2017)。小学体育教育 (PE):学校领导对课堂教师质量实施的看法。Cogent Education， 1348925。http ://www.tandfonline.com/doi/full/10.1080/2331186X.2017.1348925 。

One Life Suffolk。（2017）。One Life Suffolk,一年回顾； 2016 年 4 月 1 日至 2017 年 3 月31 日年度报告。检索自https://www.healthysuffolk.org.uk/uploads/Onelife_Suffolk_A4_report.pdf 。

Quennerstedt, M., Burrows, L., & Maivorsdotter, N. (2010). 从教导年轻人健康到学习健康。Utbildning och demokrati, 19(2), 97–112。

Steinbeck, KS (2001). 体育活动在预防儿童超重和肥胖中的重要性:综述与观点。肥胖评论 ,2 ,117–130 。

Smith, A. (2013). 小学体育教育和运动教练:来自英格兰西北部学校体育合作关系研究的证据。体育、教育与社会。https ://doi.org/10.1080/13573322.2013.847412。

威尔士体育协会。(2015)。学校体育调查 ,国家现状 :沉迷体育。检索自http://sport.wales/research–policy/surveys-and-statistics/school-sport-survey.aspx。

Thorburn, M., Jess, M., & Atencio, M. (2011). 重新思考课程:分析苏格兰课程目标修订期间体育教育作为“健康与福祉”一部分的潜在贡献。体育教育与运动教学法 ,16 (4), 383–398。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Tinning, R., & McCuaig, L. (2006). 塑造特定公民:学校教育与健康与体育教育。载于 R. Tinning, L. McCuaig, & L. Hunter (编),澳大利亚学校健康与体育教育教学(第 3-8 页)。悉尼:培生教育出版社。

Tinning, R., Kirk, D., & Evans, J. (1993). 健康主义与日常体育教育。载于迪肯大学（编），《体育教育中的批判性课程视角:读本》（第 77-94 页）。维多利亚州吉朗:迪肯印刷服务公司。

Tinning, R., Macdonald, D., Wright, J., & Hickey, C. (2001).成为一名体育教师:当代和持久的问题。新南威尔士州弗伦奇斯福里斯特:澳大利亚培生教育出版社。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2014)。全球学校体育教育调查。检索自https://unesdoc.unesco.org/images/0022/002293/229335e.pdf 。